

神韵之大来兮 行礼乐之圣教

文 / 宋紫凤

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一段故事家喻户晓，只是有些人多少还是有点莫能名其妙——孔圣人就是为这等事忍无可忍？如今孔子学院林立，孔子被搬上荧幕，祭孔大秀也粉墨登场，只是孔子终其一生所研习、所实践、所卫护的礼乐之制，却少有人理解，更遑论复兴。季氏享用天子规格之乐舞，这些今人所以为的耳目之娱，在孔子时代，就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端始。

说起礼乐之制，溯其源头，按上古流传之神话，盘古开天辟地时已有“长鼓”之舞，而娲皇又作“充乐”之舞，伏羲氏有“扶来”舞，神农氏有“扶犁”舞。不过毕竟年代遥远，坟典湮灭，更多详情也就无从考信。而推而下之，为五帝，有夏，乃至商周时期，方有关于礼乐之制的最早明确之记载传至后世，譬如周武王集前代大舞而成“六代之乐”，用于祭祀天、地、神明、祖先，此亦可视为后世礼乐之制之滥觞。

礼乐文明有如此流长之渊源，贯穿华夏五千文明，也必然内涵博大玄机。譬如以治国而论，礼、乐、政、刑为王道四端。刑与政为亡羊补牢之举，而礼与乐乃未雨绸缪之计；刑与政仅外在之约束，而礼与乐则内在之变化；刑政之法，治之标也，非明王之治，礼乐之制，始得其本，方能大治。

再如御敌伐罪之事，古人云，兵

者，凶器也，圣人不得以而用之。故而圣人兵不以其百战百胜而夸神武，不以其绝地后生而论奇谋，惟“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圣人的用兵之道。

譬如虞舜之时，有苗不服，舜修教三年，使人执干戚舞之，有苗乃服。而鲁定公时，孔子为相，随定公与齐侯夹谷会盟。时齐国进夷狄之舞，孔子以其不合礼制乐制当即命退。事后，齐侯以孔子治鲁有道而大惧之，主动奉还所侵占之鲁国土地。虞舜降有苗，孔子收失地，不费一卒而成讨逆罚罪，御敌守土之功，此皆深知礼乐可为圣人之兵者。

礼乐之制，治国可为治本之道，平乱可为上上之兵。“礼至则不争，乐至则无怨”——此先王所以推圣教，兆民所以享太平。无怪孔子于季氏八佾舞于庭悲愤如此。不过，想来孔子做此悲愤语时，断不会想到两千五百年后，礼乐文明还将遭罹旷古未有之浩劫，书籍，字画，造像，器物，建筑，制度，伦理，信仰，一切文明之承载，不论有形无形，统统消磨殆尽，于神州大地承传五千年之久的礼乐文明从此化入虚空而去，此番浩劫之酷烈以文革十年而臻于极至，之后这片土地也就真正成了鸟有之乡，绝漠死地，而共产邪灵也就无所不在的附体式侵入一切皮囊之中，无论是书画或歌舞，是学堂或庙宇，是人或是非人……于是至有今日乱象之种种，匪邦乱政，邪党洗脑，暴力犯罪，情色交易，假货泛滥，唯利是图，人心魔变，天灾无穷，而中共窃据中国，更使

上亿人惨遭荼毒，昔日之神州几近修罗之道恶鬼之狱。

两千五百年前礼崩乐坏之世，有孔圣人出世，做春秋，复礼乐，于乱世之中弦歌不绝，讲学授徒，再奠千秋万代之仪轨。西方文明也曾于中世纪之漫漫长夜中几近窒息，而一场文艺复兴悄然而起，重振古希腊文明之辉煌。此皆天不弃之，故相佑也。而今中土罹此旷世未有之浩劫，仰见苍天不语，日月轮转，未知我华夏文明尚复有一线之机能解此大厄乎？

而时运迁革，风云际会，公元2007年，艺术界有名“神韵”者应运出焉，以复兴五千年神传文明为宗旨，以纯善纯美纯正之艺术为如意表现，倡导“真、善、忍”之普世价值，如南风之薰溱荡八荒，仅数年间，海内震动，咸赞之曰“世界第一秀”。

而有幸观赏过神韵演出的人，更是体会到神韵之所为远非艺术之范畴所能限定，更非现代人娱乐概念所能对应。神韵音乐之雍容，服饰之华美，天幕之宏丽，歌者天籁之音，舞者神来之韵，可谓天下独步。而神韵立意之高势，取境之博大更是超越现代文明之范畴。譬如开宗明义之第一幕即是神界之展现，或作仙官神殿，或为九重云天，佛道神众逍遥其上，有白衣无上尊者自虚空而降，为众神说法，下界创世。而座下之观者，于顷刻间，观所未观，闻所未闻，感于外而动于内，似有所想又无从所想，只觉与大幕拉开之前，已是一天

一地两世界，一神一人两境分。此间难说之妙谛，无上之喜悦，怕是禅宗棒喝大悟，密宗鸩灌灌顶也莫能喻之。

而当耳目之未暇，心神之未收，竟已是暮起幕落，斗转星移。蒙古草原青天如盖，大秦疆土征尘蔽日，江南水乡灵秀清丽，青灯宝刹佛花妙有，而传统文化之忠、孝、仁、义、中、正、和、雅、美、善之演绎之阐释可谓淋漓尽致，令观者之神识纵横于五千文明，驰骋于九州中土，净化于神传文明的神光之下。

所大奇者，不特为中国之人，而异族之人，外邦之人，亦为神韵艺术所展现之中华文明而倾倒，即是好莱坞顶级艺术大师也概莫能外。正仿佛孔子问道老子，归而叹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而今日艺术界之手握机枢者，一睹神韵，竟也如孔子之礼老子，河泊之会东海，为之心眼洞开，叹为观止。

说起礼乐圣教之功，古人云，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如今神韵往返世界各大顶级剧场，走遍五大洲三十多国，所到之处，好评如潮。且世人于神韵之胜赞，绝非通常意义的美学角度之议论，更多是出于道德、人生、自然、生命之层面的感悟与思考。而今日神韵之来，如大日之盛，光耀寰宇，不正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教化之功与神传文化的威德大显吗？◎

说说《易经》的“易”

文 / 晨光

如果拆字，“易”可拆为“日”和“勿”。若从象形来看，“日”象太阳，“勿”象月亮。从道家的阴阳学说来讲，日为阳，月为阴。所以，从象来看，“易”这个字是由阴阳合成的。

然而，“易”的内涵并没有到此为止，再进一步看下去，会看到“易”中隐藏着太极的影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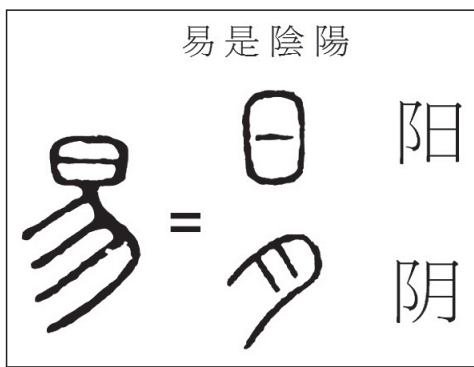
道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日月轮转，阴阳交替，是天地间最为简单的事。但这简单之中，却孕育出万事万物。

古人说，一滴水中看世界。释迦牟尼说，一粒沙子里含三千大千世界。

如前所述，“易”这个字中，可以看出太极的影象。从宏观讲，道家的太极就是一个宇宙。从微观讲，“易”中太极的影象，可以说道家太极宇宙的缩影。所以，宇宙的天象变化都会反映于“易”中。

现代科学非常发达，可以通过计算机对存储的大量数据进行运算分析，对天气，经济等做出预测。但对时代天象的变化，却丝毫无能为力。



所以，《易经》能窥测天地万事万象，那是神的巧妙安排。目的是为了人能看到宇宙的真相，在历史的关头，不被落下。

明朝刘伯温，五百年前就将历史关头的真相，以预言的形式留给了今天的人。他在碑记中写到：“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

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 银子是个宝，看破用不了，果然是个宝，地下裂不倒。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

前六句，读者都能明白。谁在行大善，能使人免遭劫难呢？答案在后八句中。这里揭示了两个天机，前四句的“银子是个宝”是指法轮，看看法轮功的法轮图形，中间的大万字符是正方形，这和古时发行的中间是方孔的银钱，形象很相似。法轮是个宝，却不能象银钱那样流通，他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个无价之宝。后四句的前两句，指的是“真”，第四句指的是“善”，第三句指的是“忍”。法轮功的修炼能使人返本归真，而指导修炼的最高原则，是“真善忍”。◎

神仙故事

苏仙的故事

文 / 翔龙

湖南郴州郴江之滨有苏仙岭，在这苏仙岭那美丽的山石碧水中一直影印着两千年前苏仙在此飞天的神迹。

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一天，郴州东鸭子塘村一个潘姓姑娘，到村旁的郴江岸边一块很大的石头上浣洗衣裳。这时，有一缕非常好看的仙萍浮游水中并围绕巨石转了几圈，潘姑娘欢喜地观赏仙萍时心中不觉产生悸动，回家后不久便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其母私下里问她，潘姑娘说明情况后，其母不肯相信。至潘姑娘怀胎十个月生下一个儿子时，家人因其未婚而生子感觉很不光彩，为避众人口舌，潘姑娘的母亲将婴儿丢弃在村后牛脾山下的桃花洞中。临走时，潘母对天发誓道：“该成人，七日之后活生生；不成人，七日之内早归阴。”到第七日，思子心切的潘姑娘急忙赶到桃花洞，看到一只美丽的白鹤正张开雪白的羽翅为婴儿御寒，一头健壮的母亲正在给孩子喂奶。潘姑娘惊喜之余，连忙将孩子抱回家中偷偷地喂养，并发誓再不嫁人。

孩子养于密室七年，未见生人，更没有名字。一日，此儿突然对母亲说：“儿子已经长大了，不要再幽禁我了。”从此，此儿每日上村后的牛脾山为家中砍柴，这牛脾山山水秀、风景最佳，山中常有神仙异人出没。这日，苏耽入山砍柴，便遇到一位老仙翁。老仙翁知此儿无名，便问其一早出门时看见什么，此儿说看到门外有一个人用禾草串鱼悬挂在树枝上，自己却枕着

树根呼呼大睡。老仙翁说：“禾草串鱼是个‘苏’字，枕树而卧是个‘耽’字”，于是便为此子取名为“苏耽”。从此，苏耽便跟随老仙翁学习道术。

不久，苏耽学道有成。一次吃饭时，苏母无意间说想吃便县(今永兴)的特产鲜鱼(油鲜鱼)。苏耽一听，放下碗筷就出了门，眨眼功夫，苏耽就提了一对鲜鱼回来。苏母奇怪地问：“郴县也有鲜鱼吗？”苏耽答：“我是从便县买来的。”；又一次，苏母患病不思饮食，苏耽问娘想吃什么，苏母说想吃湘潭的臭豆腐乳，没想到苏耽不大工夫就给母亲买回了离郴州近七百里的湘潭腐乳。苏母虽高兴却不相信苏耽真的到了湘潭，直到两月后，苏耽的舅舅来看望苏母，说起曾在湘潭看见过外甥的事。苏母这才相信苏耽真的到过湘潭，于是更加惊异。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十五日，苏耽修道圆满。清晨，侍候母亲后不久，天空便传来了袅袅仙乐之声，十只仙鹤伴随着氤氲缥缈的紫气从天而降，苏耽把一件石匣交给母亲时说到：“有需必得，慎勿发也。”并称郡有疫可取庭前井水、桔叶救之，随后苏耽驾仙鹤飞天而去。从此，牛脾山便改名为苏仙岭。

苏耽升仙的第二年，郴州果然暴发瘟疫，来势迅猛，八方蔓延，一时间，病死无数。苏母便按照儿子的嘱咐，用自家庭前的井水和桔树上的叶子救活了许多病人，郴郡的瘟疫终于得以平息。从此，“桔井泉香”的典故便在各地流传下来。唐开元十九年(731)，郴人在井旁

建祠。北宋真宗赐名“集灵观”、“桔井观”。苏耽升仙时留给母亲的小石匣上写有“心有求，叩叩首”几个字。石匣只要叩一下，就会出现苏母所需的衣食穿用；苏母凭着这个石匣子，温饱度日而活到百岁无疾而终。

苏母去世那天，人们望见苏仙岭上有白马出没，并隐隐听到哭声从岭上传来。人们把所见所闻禀报到郡署。郡太守张邀率下属一行人亲赴岭上求见苏仙，张邀见半隐于松叶枝丛中的苏仙丰姿神彩、光耀照人。苏仙知道郴江之上无桥，便对太守说：“山谷幽远，日暮难归，愿许苏耽成桥水上。”说完将手中一卷仙经掷向郴江，离郡署最近的河面上立即出现了一座石拱桥，郴人为纪念苏仙的恩德，称此桥为“苏仙桥”。

传说苏耽飞升之后，因思念住在山南的母亲，山上松树皆为之将枝叶伸向西南。人称“苏岭云松”，又称“望母松”，这些松树便列在扁鹿洞至苏仙观一千七百六十级台阶两侧。苏耽还曾化成白鹤归来，停于苏母故宅屋顶。有顽童用弹弓射击，白鹤乃以爪刮字赋诗《苏耽歌》：“乡原一别，重来事非。甲子不记，陵谷迁移。白骨蔽野，青山旧时，翘足高屋，下见群儿。我是苏仙，弹我何为？翻身云外，却返吾居。”此诗后被收入《古诗源》。

中华文明就是神传的文明，几千年历史中修道升仙的无计其数，苏仙只是其中一人。◎

古风悠悠

顾协棍打送礼人 皇帝下诏称善

文 / 大法徒

南梁时，吴郡吴县有一个叫顾协的人，好学不倦，极善文笔。他进入官场后，洁身自好，很有节操。

顾协做安成王萧秀廷尉时，每到冬天，由于他廉洁如水，连厚衣服也置不起，冻得浑身打颤。寺卿察法度很同情他，想把自己多余的衣服给他穿用，然而惧怕他为人清正，一直没敢张口。他对人说：“我愿把我身上的衣服脱给顾郎穿，但恐怕顾郎会给送衣人闹难堪。”到头来，还是没有人敢把衣服送给顾协。

梁武帝执政期间，湘东王向朝廷表荐顾协，结果被拜为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员外散骑常侍，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命令。这些职务，位高权重。当时不少官员，都趁机让国家出钱，将自己的住宅居室修饰一新，豪华尊贵，富丽堂皇。唯独顾协在任16年，所用器具、衣物，所食用茶饭，一如既往，毫无改变。

由于顾协职为近臣，文字功夫又深，朝廷每有诏令，都要由顾协过目。他经常接触宫中机密，权重位高，当时人都很羡慕，也有不少人巴结奉迎于他，送礼行贿之人，络绎不绝。这些都被顾协严辞拒绝了。

有一天，他从前的一个学生，来他这里作事，知道这位顾老先生十分廉洁，就没敢以厚礼相赠，只给他送了2000钱。顾协一看，十分恼火。心想，送礼的怎么制止不住呢？走了这个，又来了那个，看来对他们不能客气了。于是，他立即叫来差役，怒气冲冲，下命令道：“给我重打20大棍！”“哎呀，大人开恩，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他的学生苦苦求饶。

顾协棒打送礼人的消息，很快传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给顾协送礼了。

顾协这样清贫一生，72岁时死在任上。他去世后，连用来入殓的被子都没有，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感慨万端，深表钦佩。连梁武帝也下诏书，称他“廉洁自居”，“内外称善”。◎